

## 苏月发现张巨和叶小茹的情人关系

9

情感故事

崔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凌威年少气盛时曾有过一次荒唐轻率的婚姻，留给他唯一的纪念是儿子磊磊。在商场打拼多年凌威对女人近乎绝缘，可这时他认识了弟弟凌武所在通讯公司的同事苏月，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女孩与众不同。婚后张巨发现苏月原来不是自己所爱。张巨大学时代的女友叶小茹始终对他一往情深，郁闷的张巨终于和叶小茹旧情复燃，苏月不同意离婚就屡屡遭到张巨的虐待和诽谤。故事结局完美，但过程曲折跌宕，留给读者诸多启示。

## [上期回顾]

苏月的弟弟有精神问题，发病时正巧被凌威看见了，这时苏月已经被弟弟打伤，凌威赶紧送苏月的弟弟去医院，而后又陪苏月回家。从苏月口中得知，苏月原来是父母抱养的。

春天来了。苏月的心境也像这春日里的天空阴晴不定。张巨去内地学习，三个月。按说这是好事，苏月应该觉得高兴才对，可是，苏月高兴不起来。张巨旅游回来的那天苏月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愣了好半天，她才上前去接过张巨手里提的东西。

苏月提起张巨的旅行箱，她是想把它放到卧室去整理。张巨拦住了：这只箱子不用动了，星期一去内地学习，三个月，我还带这只箱子。张巨说话时口气很平静，这让苏月很怀疑他以前就对自己说过这事。她不自觉地看了看墙上的挂历，星期一，就是后天。

这天晚上苏月主动睡在大床上，可是，张巨没碰她，一下都没碰，张巨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像是很累，在梦里还发出舒服的喘息。苏月小心地把自己往床边挪了挪，很久她才睡着。临走的那一天，张巨依然不要苏月去送。“你一个人在家要注意关好门窗，周末可以回你妈妈家住。”张巨叮嘱说。苏月点点头。

张巨走了，苏月重又恢复到平和的心境。发现那张票据是一个偶然。张巨带回来的东西苏月一直都没来得及细看。张巨走后苏月才想起来，其中一只塑胶袋里就掉出这样一张小纸条。苏月拾起来，电脑打印的小票不是很清楚，但辨别重庆百货的字样还绰绰有余。苏月的心一点点冷下来。去新马泰无论如何不会在重庆出现。

这时苏月的脑子里就像划过一道电光。叶小茹，这次获得了金话筒奖……电视上在放她的获奖感言：我来自山城重庆。苏月的思想就停滞在这儿。叶小茹是重庆人。

很快苏月就得到了证实。张巨留在家的毕业证复印件上，“重庆大学”几个字明明白白地就在那儿。苏月在张巨大学毕业那张密密麻麻几十个小的照片上很有些费力地找到了她想

找的。张巨那一排男生再下来是女生，那个和张巨只错开一点点的，那个脸上带着春天阳光一样明媚笑容的长发女生，不是叶小茹还会是谁？

周末，苏月去看张巨的母亲。张巨的父亲去世得早，他母亲含辛茹苦拉扯大几个孩子，好在这些孩子都很争气。张巨和苏月结婚有一半原因是因为他的母亲。张母年轻时是吃了苦的，但老来得福在人前自有一分荣耀和自得，儿女的孝顺让她成为教子有方的典范，所以，在看到苏家儿子的大逆不道时，同样作为母亲她又不容辞地站了出来。

张巨带了几个交警赶到，把那个狂暴到极点的小男孩从楼上揪下来按着脑袋塞进了车里，只一下他就老实了，他睁着一双迷茫的大眼睛，看着这些穿制服的人：大哥，我错了，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张母陪着小男孩的父母还有姐姐慢慢下楼来。张巨在楼上只看到小男孩对那个女孩子挥动皮带，却不知道之前他竟然用匕首捅伤了她，在车上，他看到女孩子背部靠肩的地方不断有血渗出来，他的心都有些颤。他就此记住了这张苍白的脸孔和那双满含忧郁的眼睛。

张巨再回到单位时天都已经亮了，一进宿舍楼他愣了，那个小男孩正卖力地擦楼道，看到张巨他诚惶诚恐地站住，“哥！”他这样叫了一声。张巨沉着脸“嗯”了一声，转头进了宿舍，宿舍里几个人都站起来，张巨问，谁让他去拖地的？小黄笑：让他锻炼锻炼。另两个不知情的就问：这小家伙是谁呀？张巨也没想到自己冲口而出：我未来的小舅子。

第三天，张巨陪那女孩子去医院换药。接下来的日子，张巨频频进出女孩子家，小男孩的乖巧前所未有。张巨和苏月结婚之初张母还是很满意的，错就错在张巨不该把苏月不是处女这件事告诉张母。新婚第一次回家吃

饭，张母就迫不及待地拉儿子到自己房里，她要知道儿子是不是按自己说的去做了。张巨早把母亲说的铺白绢的事儿忘到后脑勺了，他不以为然：妈，都什么年代了，那有什么用？再说了，你没看杂志上说，现在找处女那得去幼儿园。话一出口张巨就觉得错了，他紧接着就又说：好了，妈，我们挺好的。

张母的脸霎时就黑了。守寡多年她很是自傲，在过去那可是要上烈女榜死后要立贞洁牌坊的，就因为这样，她便容不得张家门里的女人有一星半点的瑕疵。那天张母的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张巨起初还为苏月说几句话，但时间久了尤其是他和苏月之间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冷漠之后，张巨便也任母亲含沙射影地唠唠叨叨。

五月是最美的季候，树荫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蓝天更像一块温润的美玉。苏月很久没有这样怡然自得地走在大街上，她买了一支酸奶，边走边吸，放在以前她绝对做不到，可现在，生活单纯得太多，她自觉整个人也变得单纯而快乐。今天她休息。

凌武是无意中看到苏月的。这天他和哥哥凌威在一家发廊剪头发。大哥仰在旁边的一张电动按摩椅上，腮上涂着厚厚一层剃须泡沫。凌武在镜子里看见发廊外一闪而过的，像是苏月。就是苏月。凌武的眼睛一下子就抓住前面不远处那个熟悉的背影。苏月这样的装束是凌武不熟悉的，白色运动T恤，裹得紧紧的七分裤，光脚踩着一双休闲凉鞋，步子看上去有点一跳一跳的。凌武迟疑地喊：苏月。苏月转过头来，愣了片刻，凌武？

这时凌威也已经从发廊出来，他看看周围：小武，找个地方坐下来说话吧，就在这大太阳底下晒着？凌武这才反应过来。吃过饭凌武又提出要出去玩，并让苏月挑一个地方，苏月就带他们去了。凌威坐在弟弟身边始终没怎

么出声，偶尔不动声色地打量一下坐在对面的苏月。从心里讲，凌威不愿意弟弟对她有过多深入的接触，以他对苏月的了解，在那次送苏月弟弟去医院那天晚上，凌威就知道，苏月不会也不能放弃她现在的家庭，她负重的不仅仅是家庭、责任，还有恩情，这是她一生都无法逃避的事实。

凌威的车已经出了市区，继续向城郊方向驶去，凌武和苏月坐在后座上，凌武有些耐不住：说呀，到底去哪儿这么神秘？苏月只是笑：我现在告诉你你印象不深。车从零落的几栋平房间穿过，前面是个坡度并不很陡的上坡，满是石块和沙粒，凌威把车速放慢下来，要上这个坡吗？他问。苏月紧盯着前面：停在坡下就行了，上不去的。

苏月带头上坡去。及至上了缓坡三个人都站住，凌武愣住了，凌威没说什么，但在心里也是暗暗称奇，谁能知道在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缓坡后面竟有着这样一种美丽的景致呢？

一个湖，一个真正的大湖，清亮得像镜子，湖边是茂密得有些过分的苇丛，一些水鸟嘎嘎呱呱地叫着在苇丛中若隐若现，倒映在水中的是一座山，没有树没有草，真正的一座青山，甚至照射在青色石头上的阳光都削弱了许多威力。不用谁招呼，三个人齐齐向坡下奔去。

凌武问：苏月，你是怎么找到这么个世外桃源的？苏月静了片刻，紧接着就用很轻松的口吻：我第一次离家出走就是在这里待了一整天。凌武吃惊地转过头来：真的？苏月笑：当然是假的。她站起来：咱们上山看看吧，山上的石头很就手，爬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山顶上还有更好的景色呢。凌武站起来：好呀。

凌威也跟着站起来，他看着走在前面的苏月，凭直觉他知道，她刚才说的都是真的。苏月刚才说的当然是真的，但不全是。

## 赵瑞星刚上任就给予树奎一记冷拳

6

官场小说

丁邦文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廖志国的夫人苏婧婧如何逃过赌石风波？廖志国又怎样从市长变成市委书记？黄一平在当上市委书记秘书后又面临着怎样的斗争？市委换届，班子中明争暗斗，市委书记廖志国面对县委书记的挑衅，如何应对直接决定了阳城政权的格局，也决定了黄一平今后的命运。正值此时，组织部这个要害部门又出现了新问题，但也孕育了新机会。一场围绕组织部展开的政治斗争开始了，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 [上期回顾]

关省长路过阳城，在半途却被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截留在海北休息。这个消息被市委书记廖志国知道后很不高兴，不过最后在黄一平的安排下，关省长第二天也来到阳城和廖志国一起进行了农业考察。

赵瑞星就任常务副部长后，很快便展示了他这个“老组织”的聪明才智。他的第一个动作，是巧妙调动了海北县委宣传部长林松的工作，并将落选的副检察长许海卫提拔为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给予树奎以意想不到的打击。

林松在海北宣传部长任上多年，为宣传海北、树立于树奎的权威立下汗马功劳。半年多前，海北副书记的空缺，于树奎一直在给市委组织部打报告，建议由林松接任，而且最好是兼任。那份报告，已经在组织部搁了些日子，估计贾大雄也是在寻找机会。与此同时，廖志国担任市委书记后，出于对于树奎的强烈不满，记住了这个副处级的县委宣传部长。廖志国曾不止一次对黄一平流露，应当考虑动动林松的位置，以铲除于树奎的这只膀臂。当然，要想在于树奎治下的海北动人，即便贵为市委书记的廖志国，也不得有所忌惮。于是，黄一平只好找个闲聊的机会，以海北人代会上检察长选举的事为由头，隐而不露地道出了廖志国的意图。

赵瑞星在组织部工作了半辈子，岂能不明白黄一平话里的潜台词，又岂能不会领会廖大雄老板的意思？而且，到了赵瑞星这儿，原本复杂难办的事情，马上变得易如反掌。

利用分管县区领导班子的便利，赵瑞星煞有介事地拿着于树奎建议提拔林松兼任县委副书记的报告，在得到贾大雄首肯后，率领一帮人浩浩荡荡地开进海北，说是对海北县委领导班子作例行考察。结果自然不难想像，县里对林松反映很好，要求提拔的呼声很高。考察过程中，于树奎为了显示并非偏爱林松一个人，也顺便说了现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不少好话，并将其推荐为名列林松之后的县委副书记第二候选人。其实呢，明眼人一看便知，那个政法书记还有两年就到二线

年龄，推举其不过是一个障眼法。

考察归来，赵瑞星未进办公室，先找到黄一平，如此这般说了自己的妙计。黄一平内心大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等到悄悄向廖书记汇报且得到许可后，这才与赵瑞星分头行动，付诸实施。

话说黄一平这边，先去找了市委宣传部长马艳丽，试探道：“马部长来阳城时间也不短了，机关上下对你印象很好，感觉你是个有朝气、能干事的领导。哦，对了，听说你的秘书不错，怎么样，是不是考虑让她下去锻炼一下？”市委书记廖志国主管组织部，黄一平作为副秘书长兼书记秘书，提及干部任用事宜属于其本分。

马艳丽没有做过党政主管，不太懂这一套，说：“我才来两年不到，不好吧？”“这有什么呀，两年时间也不算短了。你身边的人进步快一些，能促使他们愿意为你卖命，增强凝聚力。再说，你总是这样谦虚，也不利于增强在常委会上的分量啊。”黄一平说得很诚恳。“目前没有位置呀。”马艳丽有些心动。宣传部那个办公室女主任，跟在她身边既管工作又管生活，确实做得不错，是应该对人家有个交待。

“位置嘛，倒是可以调剂。只要到时候你在常委会上提出来，我再在组织部和廖书记那儿帮你吹吹风，估计问题不大。”黄一平“顺便”道出了与赵瑞星商定的方案。“那好，谢谢黄秘书长关心！”马艳丽不知是计，满口应承。

马艳丽这边谈妥，黄一平又找到政法委书记朱玉。谈到朱玉亲戚许海卫的事，更加无需拐弯抹角。赵瑞星那边，从海北班师回朝后，马不停蹄组织考察组成员汇总考察材料，写出考察报告，只待常委会上拿出来讨论。

常委会上，论到海北县委副书记的人选，赵瑞星于不动声色间如此这般一番介绍，重点说了宣传部长林松和那个政法书记的情况，几乎完全是

秉承了于树奎的意见。照例，组织部介绍了考察情况、任用建议，常委会便要进入一段或长或短的沉默，以便大家充分思考、酝酿。

不料，未待众人缓过神来，向来都在最后发言的马艳丽抢先开了腔：“我觉得林松部长确实很不错，这几年宣传工作搞得非常出色。提拔这个同志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一个好的宣传部长，还是尽量要留在宣传口子上。我们部里现在正好缺一个副部长，建议将林松同志提拔到市里来，以便进一步发挥他的特长。至于海北县委宣传部长人选，由我们部里的办公室主任过去，这样也算是交流使用、良性互动嘛。”

马艳丽的提议，马上就得到政法委书记朱玉、纪检委书记何长来的支持。当然，这都是黄一平事先做了工作，形成了默契。贾大雄见状，愣了一下，照旧习惯性地看了苗长林一眼，问：“那海北县委副书记谁做？”“如果林松调市委宣传部长，那县委副书记只好由政法委书记提上来了，这也正好符合海北县委主要领导的意思。”赵瑞星马上接腔。

“这倒也是个好办法。不是还有个许海卫放在检察院没着落吗？干脆让他接政法委书记，反正当初已经考察过了。”市长秦众热情附议道。秦众的附议，有些出人意料。事后，黄一平向朱玉打听，后者也不隐瞒，果然是他暗中请托了秦众。至于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或交换条件，不得而知。

几个常委们三言两语这样一议，倒让苗长林、贾大雄乱了方寸。“这样安排好是好，可毕竟事关海北班子的变化，是不是再征求一下海北县委的意见？还有，林松到市委宣传部长，职级是否随之提为正处？”苗长林的发言貌似随众，却暗藏机锋。“是啊，这也更有利于更好地调动积极性、更好地开展工作嘛。”贾大雄随声附和。“我看倒也没有那个必要。一

呢，树奎同志他们海北县委的意见很明确，就是递补一个副书记，补齐县委领导班子；二呢，他们提出的两个人选，本来是希望二选一，现在市委将两个人的职务全向上动了，两全齐美嘛。至于林松同志的职级，目前副部长里还有正处的职务空缺吗？唔？”廖志明明知故问。

“暂时没有了。不过，文联那边很快就会空出一个党组书记的位置，可以让它先兼任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到空出来了再补。”赵瑞星回答。“哦，我看可以。大家看怎么样？”廖志国的目光在会场上扫视一周。其他常委均表示认可，苗长林与贾大雄不由自主地对视一下，也点了点头。

会后，赵瑞星马上以市委名义公示、行文，使林松等人的调整进入法定程序。据说，于树奎知道结果后方知上当，却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在苗长林、贾大雄面前发了一通牢骚。那个林松，本来兴致勃勃来到市委宣传部长上任，一心指望半年后接任文联党组书记，官升半级。孰料，等到半年后文联党组书记位置空出，苗长林、贾大雄、于树奎他们已经遭遇重大挫折，无人再帮他美言，他的正处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还需要补充的是，那个赵瑞星完全按照廖志国的意图，于不动声色之间给予了树奎一记冷拳。表面上看，他自己完全置身事外，落得个干干净净清白身。事实上，直到黄一平日后到海北任职才知道，那个意外获得县委副书记美差的政法书记，竟然是赵瑞星的一个远房亲戚。推荐者于树奎被蒙在了鼓里，拍板者廖志国也不明究竟。由此，黄一平也才真正信服，像赵瑞星这种在组织部厮混多年的角色，才真正是深藏不露的“潜伏者”。他们好似一只狡猾的猎犬，绝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次谋私机会，却又总是做得出其不意、神鬼莫测、滴水不漏。